

龍江史論



林 傳 甲

LING ZEN JAI

龍江史論序

記事之謂史。史評之謂論。龍江僻在東北。稽之正史。紀載寥寥。中原人士。或比之於八荒之外。置諸不論之列。自鐵道交通。西力東漸。龍江首當其衝。地理形勢一變。於是冠裳薈萃。爲東北一都會。學校旣興。教育斯進。省立師範學校。爲漢義學故址。康乾以來。桐城方焯宗常熟龔藥林諸先哲。皆講學於此。用啟絕傲文化。余出塞九年。從公之餘。必與師範生研究興學之旨。畢業而分派服務者。凡八班。當時與諸生講演。及諸生所質問者。多不存稿。及今甲寅年寒假內。召集小學教員。設講習科。陳存誠校長。推余講歷史地理。欲以兩月之光陰。縱橫於五千年九萬里之間。深懼弗當。諸生多師範畢業高材。教授小學五六年。著有成績者。雖在至短之時間。講求至繁之科學。莫不各抒心得。以促進邊方教育爲己任。爰取歷史中關於龍江者。命題數十。諸生各有述作。請余爲之評定。簿書尠暇。學殖久荒。然觀諸生識力之日拓。曾無異曩日襄校江楚所得士。其學力之篤者。殆與及門之京師大學士相頡頏。而未暇

多讓也。余十二年前。自歎問業之士。有二十一省之多。而龍江曾無一人。近九年于役龍江。由小學遞升中學師範者。則歲以數百計焉。誰謂龍江之歷史。不足以並駕中原乎。諸生歸矣。縣立小學。爲城鎮鄉之模範。龍江已設縣治。不及三十。然戶口統計二百有二萬人。學齡兒童蓋二十餘萬人。每四十人一級。用師範生一人。須有小學教員五千人。乃足以任今日之教育。然省立師範畢業者。不過四百人。縣立師範傳習者。不過八百人。尙有義務年滿他就者。則公私教員不過千人耳。非培養師範。五倍於今日。不足振興此邦小學教育。若中學以上教育。則視小學畢業人數遞增。大學專門教育。則視中學畢業人數遞增。歐洲丹麥國不過二百餘萬人。其地域視龍江尤狹。其天度視龍江更北。然丹麥大學。多所發明。在電氣世界中。卓然自立。願龍江二百萬同胞。果能發憤自強。必能合二百萬人之力。以成立龍江大學。乃足與歐洲大學抗。龍江二百萬同胞。庶幾足以自存。否則爲奴隸。爲牛馬。一任白哲人種。喧賓奪主。歷史文字。亦將次第澌滅焉。進乎退乎。興乎衰乎。強乎弱乎。在我而已。欲

立國教。興國學。維國俗。存國粹。揚國光。國民之責也。普之勝法。日之勝俄。功歸小學。教員。塞上枕戈。悲笳四動。選輯史論。豈徒以文藝見。亦庶幾軍國民教育之志乎。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五日清明閩侯林傳甲序於奎垣學校復雅堂

龍江史論序



龍江史論篇目

鄂倫春佃獵取法伏羲論

朱子廉

墾荒播穀始於神農論

陳鴻峯

黃帝少子淳維之裔蕃於北方論

關桂風

堯典宅朔方論

劉延齡

舜居深山發於畎畝論

吳桂珍

舜本紀北發息慎論

王炳焜

禹貢不列幽營并以北論

于化龍

孔孟聖裔移殖龍江論

張俊賢

秦始皇築長城非勤遠略論

王振鷺

漢時匈奴滅東胡論

呂渭濱

趙充國屯田與今日邊墾異同論

蔡培之

馮跋建都龍城論

張廷鈺

木蘭代父從軍論

郭廷珍

遼史地理志以臚濱爲界論

王逢庚

遼太祖征室韋論

楊喆

遼道宗泛舟黑龍江論

趙秉良

遼金興亡決於肇州一戰論

尙萬崑

遼金置總領官制論

孟憲成

龍江應正名農疆論

楊清漣

金人建國白山黑水間形勢論

白玉

金源實利主義論

王吉陞

金兀朮築邊堡論

孫德鈞

成吉思汗破界垣論

張世耀

弘吉刺氏后德論

尹蓮峯

乃顏建國興衰論

朱占元

元代封建論

孫應泰

明永樂出塞親征論

孫承弼

明棄三衛論

趙子元

明人用兵黑龍江流域論

崔嵩

屯河衛形勢論

黃文燦

謹案先生原擬目錄五十題同人以近世史請益者又增十題乃取明以前之三十題編成龍江史論一冊餘三十題續編爲龍江近世史論宋秉仁注

龍江史論 篇目



龍江史論

閩侯林傳甲選定

受業木蘭宋秉仁編校

鄂倫春佃獵取法伏羲論

伏羲氏作。鴻荒肇闢。渾沌漸開。人民穴居而野處。日與禽獸爲伍。無羽

爪牙以禦敵。何以能茹其毛而飲其血。食其肉而寢其皮耶。臥則喏喏。起則吁吁。饑

則求食。飽則棄餘。上古樸野之風。固無異於禽獸也。伏羲憂之。遂作網罟以教民佃

獵。欲使後世之人。取法於是。制器以前民用。衣食日用之資。胥仰給於斯。如我黑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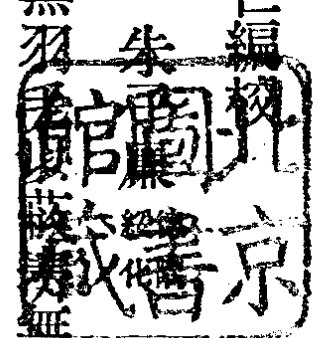
江之鄂倫春人。其猶上古乎。夫鄂倫春之僻處北方也。內與滿蒙雜處。外與俄國爲

鄰。生長巖谷。循興安嶺以北。跨卡倫山以東。嶂嶂噩噩。無識無知。使犬鹿以遷移。驅

虎狼以佃獵。其衣裳盡服皮革。以貂鼠爲華。其飲食須飽腥膻。以樺皮爲器。其性情

粗暴頑固。有類先民。於冰天雪地之中。歷數千年。不知有漢唐宋明之甲子。謂其取

法於伏羲可也。遼金元所謂林中百姓樹中人。豈不信然乎哉。圖騰社會。戶籍不滿



萬家。協領統分五路。瓊瑋、呼瑪、車陸、嫩江、呼倫之間。以沃野可墾、林礦可開者。東西凡四千餘里。南北約三四百里。若從此設官分治。興學勸業。將見鄂倫春之人民。啓樸僿而進文明。易冠裳而歸德化。用以禦侮。毋以資強鄰。否則邊氓外嚮。罔知祖國。呼倫獨立前轍。匪遙任鄂倫春教育者。出之幽谷。遷之都市。先種痘以防其疾病。而後導以漢語漢文。俾同化焉。開庫瑪爾之金礦。牲丁改業。礦丁者三十餘戶。設鴻圖之屯墾。牲丁學習農夫者百餘戶。誰謂鄂倫春人終於佃獵之社會不能進化耶。余未生於五千年前。與伏羲氏遊。而莽莽龍荒。猶見此五千年前之景象。其視猶黔之苗。粵之猺。瓊之黎。耶。抑美之紅族。非之黑奴。耶。進化乎。同化乎。吾有望於來茲。

民國三年設呼瑪爾畢拉爾多布庫爾鄂倫春三路初等小學校。爲鄂倫春人受教育之始。茲篇留心邊局。涉想鴻荒。行文亦波瀾老成。

葵陸評

墾荒播穀始於神農論

陳鴻峯

瘦巖巴彥

荒萊未闢。舉世蓁莽。草木暢茂。自生自滅。神農氏作耒耜以教耕。植稼穡以養民。後

世乃開粒食之天。烝民無艱食之嘆。中華四千餘年。遂以神農爲立國之本。神農實爲農業之鼻祖也。美澳新陸之開闢。先講農業。龍江邊墾。亦必取法於神農。所惜者國人泥於法而不能變通其法。拘於法而不能擴充其法。如農學之不講求。農具之不利用。土壤肥料氣候之不考察。種籽栽培灌溉之不改良。泥守古法。生計困難。財政既絀。國勢日衰。乃至於斯耶。今中國地大物博。內地已無曠土。黑龍江地處東徼。遼史太祖本紀。謂遼之先出於炎帝。世爲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始。契丹吉代之稱。直不啻神農子孫之新大陸矣。雖東疇開墾。不過二百萬有衆。荒蕪未墾者。尙什之六七。當今急務。墾荒播穀。一日而不可緩者也。遼金元清。未知振興實業。農部未設於中央。農政未頒於鄉曲。農學未列於教科。黑龍江北岸之阿穆爾。下游之東海濱。我不墾而強鄰已開墾矣。昔日庚子之役。額爾古訥河以東。強鄰已越墾矣。共和成立。以嘉禾爲國瑞。農林實驗。雖取法於歐美。實溯源於神農。神農之胄。必當發明神農之遺法也。然組織墾殖公司。廣爲招徠。以盡地利。而成效不著。燕齊人滿。移

民出塞者。則勢不可遏。生聚教訓。安居樂業。正之以禮樂。化之以文德。吾知上古醇厚之風。何難再現於今日也。

江省面積一百九十二萬方里。計地八千六百四十餘萬畝。出放者六百三十五萬餘畝。耳未墾之地實十數倍於已墾者。則內地移民三千萬亦足以容納也。文筆明晰。詞能達情。

黃帝少子淳維之裔蕃於北方論

關桂風

芳五
綬化

偉哉黃帝之開闢我中華也。四千年於茲矣。經營締造。首出庶物。祖宗既艱難創之。子孫當謹慎守之。當時苗族盛於南。葷粥橫於北。侵略相仍。華族衰弱。不能自振。黃帝取東夷之弓。西戎之戈。大戰阪泉。勝蚩尤而邑於涿鹿之阿。更遣其少子淳維。立國於涿鹿以北。肇基於朔漠之南。使種族強盛。蕃衍無已。如周之玁狁。秦之匈奴。漢之單于。迄今之蒙古滿洲。濱黑龍江。綿亘數千里。戶口數千萬。森林蔚列。礦產燦發。土地膏腴。民風樸厚。士馬精強。雖文明稍遜於東南。而武勇則超而過之。況遼金元

入主中夏。制禮作樂。立法考文。實同化於中國。所謂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之興衰強弱。戰勝攻取。皆我淳維之裔。黃帝之系也。劉淵之後漢。李存勗之後唐。其子姓之在中原者。何異黃帝之裔在塞外也。屯兵開墾。誠恐北方同胞。世居之地。爲外人所侵奪。交通便利。南北統一。雖寒暖不同。而大陸相接。知識可以互換。易文明而尙武勇。變強健而化溫柔。黃帝之子孫蕃於龍江者。更北渡黑河。關麒麟峽之金礦。西踰驢水。啓黑斯科之商途。黃種散布於五洲者。什倍於白族。居留內地也。於戲。同胞四萬萬有衆。居大地人數四分之一。猶日患貧弱。其追思黃帝制作文明之古。而急起以自強乎。

礦物金類以黃金爲上。白銀次之。黑鐵紅銅棕鉛爲下。人種亦然。文章果有真價值。自可一字千金。

堯典宅朔方論

劉延齡

壽彭巴彥

天有四時之運行。地有四方之位置。四時運行不窮。猶四方之位置有定也。聖人仰

觀天文以正春夏秋冬。俯察地理以定東西南北。垂昭千古不易之常經。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焉。吾讀堯典而得其申命之辭曰。宅朔方。夫朔方地處沙漠。山川悠遠。四岳之一。非漢之朔方。限於一郡也。朔之爲言始也。譬如衆星之拱北極也。猶月之晦而又朔也。宅之爲言居也。蓋世居其官次。疇人子弟觀察氣候之所。如今日湯源。墨爾根之觀測員也。況乎天正以冬至起算。謂之曆元。曆數起算之端。一陽來復。有否極泰來之運焉。雖堯之時。四海困窮。然經略朔方。未嘗異於三方。設使曆象不得其人。則尸位逸豫。孟姬殄滅。攝提無紀。春秋失次。日月不繫。何以區別天時乎。何以敬授民時以爲農時乎。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晝夜永短之差。因緯度而異。朔南暨聲教。乃能協和萬邦。黎民於變也。山海經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黑龍江卽古之浴水也。以視嶠夷遠括朝鮮日本。南交遠及越裳暹邏。西域遠括波斯印度。其分命申命之分布。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嗚呼。自和叔之來宅。而西被東漸。乃爲國民共和之先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莫不頌和叔之德澤。波及塞外也。股肱起。元首喜。中國一

人。天下一家。海宇謳歌帝堯之休風。遐及朔方也。猗歟休哉。何其隆也。

曆算測候之學。後人勝於前人。西法密於中法。黃帝迎日推策。其術不詳。若堯典中星四時與月令。異實五洲萬國推算歲差之始。近代考據之學。漸由空理而趨於實驗。特未盡適於用耳。今學校算學地理教員。有仰視不辨中星之名者。亦可恥也。勉爲實學。用迪邊方。

舜居深山發於畎畝論

吳桂珍 儒庭
綬化

謂天篤厚聖人。何不早使之通顯。謂天困阨聖人。何不終置諸泥塗。蓋天之將降大任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者。殷憂所以啓聖也。人第知舜以匹夫而爲天子。徒艷羨其際遇之隆。而不知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者。實由在深山畎畝之中。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吾中華建國。平民政治之發揚。未有盛於虞舜者也。第論其發迹之隆。而不論其居處之困。尙不足以論人也。況論舜乎。當舜之居深山也。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歷山耕矣。河濱陶矣。雷澤漁矣。因天地自然之利以爲利。以自奮於農工。飯糗

茹草。若將終身焉。自側陋明揚而後。堯使子九男事之。而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者。蓋發於畎畝。乃知稼穡之艱難。民爲邦本。食爲民天。立國之本在是也。困之極者德乃大。古今來大局量大識見之人。智曰大智。孝曰大孝。德曰大德。故大德者必受命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夫。豈深山之野人。畎畝之農夫。所可同日並語也哉。然舜居深山。異於野人者。幾希矣。發於畎畝。異於長爲農夫以沒世矣。堯之位受於其父。禹之位傳於其子。若夫以揖讓始。以揖讓終。有虞氏一代而已。禹稷躬稼。舜之化也。專制之朝。天子三推。不敢不重農也。今日興安嶺之盤鬱。山脈可謂深矣。呼蘭河之耕屯。田疇可謂闢矣。慨想重華。誦卿雲糾縵之歌。未嘗不掩卷流連。謂虞舜光華之德。施及無外也。

發揮民國精神△邊方根本△本文亦明粹以晰△

舜本紀北發息慎論

王炳焜
歷城

滿洲之興也。必先有其因。而譯其本音。如佛語之曼殊者。至今相傳。始於珠申。上溯

之則爲稷慎。爲肅慎。爲息慎焉。舜本紀北伐山戎息慎。命名蓋有至理焉。亦北人之特性耳。邊地之文明進化。或後於內地。其發達遲速之程度。惟視其地之遠近以爲衡。甸服侯服其人羣進化速。發達早。若要服荒服反進化之公例爲退化。雖遠被虞舜之德化。其人之智慧。不甚發達。徒以深山鹿豕。足以自養。物競未烈。一因天演之自然。於是上下千古。榛榛狉狉世界。乃在堯天舜日下矣。夫使華盛頓不出。則美利堅至今日仍爲英倫藩屬奴隸而已。哥倫布不航海。則亞美利加至今日仍沿印甸野蠻土俗而已。我國揚子江黃河流域。人傑地靈。以數千年來神聖所貽留。爲其地之人謀生計。設教化。以造之因。夫而後其地之人民。乃仰風範。效步趨。以結之果乎。異哉黑龍江流域。地理不殊於中國。歷史所表見者。竟如晨星焉。舜本紀曰北發息慎。卽今日之黑龍江。邊徼雖遠。其與國史之關係。已造因於有虞時矣。乃至今地闢人稀。山林藪澤。無異洪荒時代。種族複雜。言語不通。無異部落時代。豺虎爲害。寇盜擾民。無異洪水氾濫。蛇龍肆毒之時代。昔大舜流共工於幽都。蓋已投畀有北矣。地

理與人物常相表裏爲消長。而北發息慎。不過當時史氏筆之簡編。以頌舜之德化所及。鄒特夫所繪五服圖。嘗以舜都蒲坂。卽今山西之蒲州爲中心。每距五百里作一平圓。遠隔二千五百里。其荒服政教。曷嘗不施。諸克魯倫河以北乎。循名核實。而息字從自心。有休息之義。慎字從真心。卽謹慎之義。休息以養其精銳。謹慎以大其作用。待時發起。一發難制。由是以思。而北發息慎之言。未必非大舜有意造成荒服遠大之結果。故先造其深奧微妙之前因。於當日而不洩其機也。或曰。舜之時四岳九官十二牧。一詢一咨。無非共和之真精神。是以柔遠能邇。蠻夷率服。四方應風動之休。五絃解吾民之慍。故北發息慎。亦大舜欲本其自然之真心。發起吾北方之雅化也。今龍江教育漸興。文明漸進。而一般社會。其亦奮發有爲。增中國歷史上無限光榮。不負大舜北發息慎之微意。是以數千年前之遠因。而結龐大之果於今日也。國民其勿忽諸。

文氣宣暢。覺南薰門外。有手揮五絃之妙。

禹貢不列幽營并以北論

于化龍兩臣綏化

聖王之治天下。體國經野。地理則有志也。職方則有貢也。通都大邑則各有圖也。籌畫精詳。悉歸掌握。故雖殊方異俗。慕化而來。亦無不欲盡隸版宇。安有堯舜聲教所及。偏居一隅者。竟棄之如遺哉。乃禹貢不列幽營并以北何居。讀史者不能無遺憾焉。吾以爲幽營并以北不列禹貢者。厥有數因。以水患論之。洪水氾濫。江河爲甚。而九州地勢卑下。實當其衝。平原低原。形勢不若高原也。幽營并以北。拔起於海面甚高。廣袤數千里。洵非洪水所能及。所謂天柱高而北辰遠者。非耶。禹貢不列。此一因也。以土地論之。九州之地。上中下錯。耕穫有年。觀其所定貢賦。可想而知。自洪水爲災。滄沒殆盡。禹之始疏九河。導之注海。八年之久而不敢少休者。爲民平土耕食計也。若幽營以北。蔓草沙漠。一望無垠。土地之開墾。所謂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者。徵之今日墨爾根。所產惟黍。謂之小米。禹貢不列。此又一因也。以人民論之。九州界黃河南北。開化最早。人民亦最多。觀兩晉六朝以後。中原華族。乃由江南而遷於嶺南。衣

食所驅。爰適樂土。若幽營并以北。地號邊寒。人民較九州爲最少。且無水溢之虞。向使兼營並圖。吾恐九州半成澤國。人民幾葬魚腹。故禹平九州不罹水患。而於幽營并以北未暇及焉。禹貢不列。此亦一因也。有此三因。幽營并之不列。禹貢亦古史之闕疑也。夫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舜典曾有明文。而幽營并土田貢賦。禹貢亦付之闕如也。然禹貢荒服二百里流者。見禹之時幽營并三州尙無城郭宮室。卽無土田貢賦也。嗚呼。黑龍江將軍時代。旗站所墾之地。均免賦租。協餉旣優。沃野亦無人過問。並二十取一。而無之。有清之末。士大夫稱十八省。有不知東三省者。良以納稅輕。享權利而不負義務。時勢變遷。而奔山等割黑龍江以北地。亦不甚愛惜。嗚呼。大貉小貉。欲輕於堯舜之道。是以不列於禹域也。

縱橫九州之表。抗議千古之上。筆意淋漓酣暢。慨當以慷。

孔孟聖裔移殖龍江論

張俊賢

聘三
綏化

齊齊哈爾。非青齊表海雄邦所遠及。挾泰山以超北海。乃寓言耶。抑因泰山之脈。由

興安長白山。渡渤海。由老鐵山向芝罘而來耶。聖人桴海居夷。其志在於傳述道。德亦因以殖民於北土。耳。上觀千古。下觀千古。孔孟周遊。進取之精神。聖賢支裔。移殖龍江者。亦大有人焉。昔孔子居魯。弟子三千人。子思推其意作中庸。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卽秉孔子言忠信行篤敬之旨也。孟子說齊講道論德。而以白圭之道爲貉道。慨然欲用夏變夷。當時齊魯之士。未嘗不有志於蠻貉。故孔子能知息慎之矢。今之龍江。卽古之息慎也。近百年來。孔孟聖裔。次第移殖於黑龍江。若孔昭鯤之在中學。孟昭漢之在國會。皆以鄒魯世族。爲塞北世族也。仰瞻聖廟。宮牆之巍然。誠傑構也。大哉孔子。偉哉孟子。其道德流於我龍沙。其後裔蕃於我江上者。移風俗之功。不媿爲塞外鄒魯也。山左移民。生聚教訓。將五十年。比之於東省大郡。隆隆日上焉。實業發達。地曠人稀。繼此而來者。殆未有艾也。學校林立。誦法聖賢。有志之士。竭其才能。提倡教育。索倫健士。折節受書。蒙古王公。延師課讀。非賴孔孟之道德。曷以維繫人心乎。尊孔之徒。設孔教會。非徒維持孔孟之教也。實力闢異端。以

救國本也。故知孔孟聖裔北出。黑河西逾。臚水不僅移殖於龍江。俄露重譯。且欲自附於魯國。將見我神聖之裔移殖於天下焉。

山東移民北走關東者。歲以萬計。若仇氏爲孟母族。裔。禚氏戰氏爲齊魯著姓。省城崔氏亦遷自山東。爲北朝名族。文筆明健。有海岱間豪爽氣。

秦始皇築長城非勤遠略論

王振鷺 星洲新河

世界因往來而交通。因交通而進化。上古之人。老死不相往來。則進化滯焉。畛域分焉。文明息焉。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蓋世界上最足以阻文明之交通者。有二。一曰山脈。二曰關隘。祁連賀蘭陰山十八盤之阻。出於天然。固無可如何耳。若夫不顧當時之利弊。阻礙後世之交通。竭天下之力。興無益之功。如秦始皇之築長城。豈不良可慨哉。匈奴擾邊。兵強則患自弭。始皇慮其爲後世患。築萬里長城以防禍未然。始皇雄才固自以爲統一華夏。展拓邊疆。不如是不足以勤遠略也。使後世交通之世觀之。何以異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耶。吾知其外強中乾也。古之徠遠人。

尙懷柔。不夸近功。秦以前有虞至成周。肅慎與中國交通久矣。周髀算經言北極之下。夏有不釋之冰。其所謂勤遠略者。無異歐美人冒險以探北極也。中國境非褊小。欲開拓邊疆。使教化寬宏。進取之義也。始皇之築長城。卽爲子孫帝王萬世計。亦僅在於保守而已矣。況蒙恬之師銳進。絕大漠而北。築長城實非當務之急。不修內政。不廣教育。舍所急而就所緩。斷絕南北之交通。暴虐極於當時。遺毒留於後世。勤遠略者固如此乎。吾是以讀漢唐明之史。見其盛時。未嘗不陳師鞠旅於長城之外。其末世五胡亂華。遼金元清入中國。長城不足限之也。近今蒙古之所以梗頑不化者。未必非長城一線畛域。其心愈不禁嘆息痛恨於始皇也。人徒見其長城萬里。蜿蜒地球圖上。以爲中國三大工程之一。足以空前絕後。彼其所以勤遠略者。亦不過厲民而已。豈容於大同之世哉。

漢以後始以國號爲種族之號。塞外呼內地人爲漢人。今猶呼爲關內人。若有長城橫梗於胸者。實秦政貽禍萬世也。文筆迤邐不絕。時見警策。

漢時匈奴滅東胡論

呂渭濱樂清綏化

匈奴以控弦之士三千餘萬。橫行塞北。亦壯矣哉。方戰國時。燕趙諸國。築長城以自捍。嬴秦氏併合爲一。奮其勇智。虜騎乃不敢南牧。遼東斥堠。遠及秦皇島。東北東胡一國。鄙陋在夷。近世謂之通古斯族。漢雖鄰封。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並無密切之關係者焉。高帝時。匈奴單于冒頓。弑父自立。破滅東胡。復據秦蒙恬所奪匈奴故地。由此匈奴益盛。吾嘗論匈奴之立國也。世居漠北。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宮室。居毳幕中。雖滅東胡。意不在東胡。而有大於東胡者在焉。是以圍馬邑而韓王信降。圍白登而帝賄閼氏。橫行無忌。漢之天下。所以不滅於匈奴者。幾如千鈞一髮。而匈奴縱橫馳驟。固一世之雄國也。或者曰。東胡小國耳。地狹而兵弱。主愚而民智。蠻夷大長。其拓地不踰一亭堠。風俗則韞居毳幕也。飲食則羶肉酪漿也。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燄也。其服也。不足以增炎漢之威也。雖有東胡。殊不足以稱雄國。充其全量。不過發穴而攻螻蛄。入沼而捕鰕儵而已。噫。攻大弱小。如匈奴者。西擊走月氏。南並樓煩。而

爲邊患益烈。蓋東胡無人耳。苟有人才如遼金之際。何畏乎匈奴哉。

筆酣意達。語語條暢。

趙充國屯田與今日邊墾異同論

蔡培之 潤生 綏化

今之邊墾。卽古之屯田。相輔不相悖者也。黑龍江流域。幅員遼闊。強俄伺於北。而環其三面。疆場多故。惟邊墾爲善後之良策。備兵備饟。無勞外輸。然後常備後備續備。諸定制。限以年歲。資以養贍。其所以保全而調護者。不爲不宏且遠也。昔趙充國屯田。與今日邊墾之異同。可得而申論之。夫今之所謂邊墾者。卽趙充國屯田。以耕爲戰之法。有同而無異也。趙充國屯田。破先零。降罕珣。其功昭然可考。而今之邊墾。內裕糧饟。外禦強鄰。則有百利而無一害。三年以後。循例皆能自操作。散之則爲民。聚之則爲兵。畀之田器。給以牛種。春秋暇日。更以武事相訓練。軍符敦迫。卽行入伍。充國之屯田。寓兵於農。不過是也。况黑龍江地居邊塞。其關係尤爲重要也耶。然杜札屯墾局。選退伍兵。以耕墾於哈拉和碩。勞而無功。其故何耶。非由吾國之兵。招之市

非。非。來。此。田。間。也。訥。河。之。移。鄂。民。計。口。授。田。用。以。實。邊。而。沔。陽。逃。荒。之。戶。以。行。乞。訛。詐。爲。習。慣。不。願。爲。隴。畝。良。民。也。呼。倫。之。邊。墾。不。敵。伐。木。之。利。瑋。瑗。之。邊。墾。不。敵。開。鑛。之。利。誰。肯。舍。易。而。圖。難。辭。多。而。就。少。乎。東。荒。之。民。自。燕。齊。負。未。來。不。待。勸。農。之。告。諭。而。視。恆。產。爲。子。孫。百。世。之。業。則。不。待。國。家。爲。之。獎。進。矣。奉。古。人。滿。始。開。呼。綏。呼。綏。人。滿。始。開。海。訥。如。海。訥。人。滿。則。次。及。嫩。江。瑋。瑗。矣。國。家。無。充。實。之。財。力。則。實。邊。徒。具。虛。文。書。生。紙。上。之。談。又。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論古史易論時事難非身至其地者不能知其輿論非身在局中者不能知其內容

馮跋建都龍城論

張廷鈺

瑞棠
易水

五胡亂華之際。漢族能拓殖於長城之東北者。馮跋一人而已。繼慕容氏而起。所都曰龍城。多不能確指爲何地。著十六國春秋者。未嘗足涉龍城。何能知龍城之形勢耶。考燕之建國幽薊。南燕侵而南。馮跋之北燕。乃起於北。自吾論之。天下愈亂。播遷。

必多。北方民族。既。可。以。南。侵。南。方。民。族。亦。奮。而。北。伐。南。北。統。一。既。由。同。化。而。進。化。施。之。於。遠。則。可。以。極。邊。地。而。駕。中。原。龍。之。爲。物。古。籍。言。之。鑿。鑿。東。方。七。宿。象。爲。青。龍。意。者。其。東。方。之。物。產。耶。燕。地。以。龍。得。名。者。以。盧。龍。爲。最。古。塞。外。沙。漠。遂。名。白。龍。堆。而。衍。其。名。曰。龍。沙。後。世。東。北。民。族。有。帝。制。自。爲。者。遂。以。龍。爲。受。命。之。符。而。屹。屹。邊。城。亦。以。龍。爲。號。焉。李。申。耆。謂。龍。城。在。熱。河。北。而。未。得。其。確。證。今。嫩。江。之。西。大。賚。縣。北。有。塔。子。城。有。古。塔。焉。有。斷。碣。焉。而。古。碑。之。紀。年。則。北。燕。之。紀。年。也。北。燕。舊。都。其。塔。子。城。乎。城。者。土。城。也。北。方。城。郭。之。名。多。用。倫。字。蘭。字。爲。名。皆。龍。字。之。轉。音。馮。跋。五。胡。之。盛。建。國。於。龍。城。雖。無。德。澤。及。於。民。而。創。設。國。基。今。日。盧。龍。塞。上。燕。薊。移。民。拓。殖。於。黑。龍。江。者。溯。馮。跋。創。始。之。艱。庶。幾。自。強。乎。唐。人。詩。云。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則。歸。綏。爲。龍。河。重。鎮。別。爲。一。龍。城。猶。禹。貢。黑。水。非。塞。外。黑。水。乎。憑。弔。古。龍。城。是。不。可。以。不。論。

發思古之情。摛詞騁文。是何意態。雄且傑。

木蘭代父從軍論

郭廷珍介臣巴彥

黑龍江省東有木蘭縣。臨松花江有木蘭渡。溯大小木蘭河而上有木蘭鎮。呼蘭河上游蘭西縣境內有女兒城。或名木蘭城。熱河多倫諾爾則爲木蘭秋獮地。嗚呼。木蘭從軍之地。山川城鎮無不以木蘭之名爲名。我行其野。則長林荒草間。不見古碣。纍纍豐碑屹屹。矗立於道傍。以摩挲當年戰蹟。然邊氓稱不衰。如美洲地名多以哥倫布華盛頓爲名。燕山以北。黑水以南。皆木蘭代父從軍之處也。覽一統輿圖。湖北黃陂縣北有木蘭山。相傳爲木蘭點兵處。世之相去數千餘年。地之相去數千餘里。而英風流傳。勿替也。夫木蘭一女流耳。其命名之義。殆以木從繩則正。以直立千尋耶。亦以蘭爲王者香。流芳百世耶。受家庭之教育。其學識已裕於平日。不出閨門。已知塞外地理。注意形勢。某處當爭。某處當守。早爲從軍之計畫焉。是以百戰而不敗也。讀軍書十二。見其文學之優。家庭教育之嚴。父老弟幼。其爲國家効力者。忠於事君而孝於親。宜其名光大也。尙武之精神。煥發於閨闈。揚威絕域。雖漢之衛霍。唐

之靖勩。何以加焉。黃河黑水之邊。傲不已。藉木蘭而增光耀哉。壯哉木蘭。孝哉木蘭。丈夫而巾幗耶。巾幗而丈夫耶。自有木蘭一役。而黑龍江女學之發達。大啟文明之禮教。女學生著論者。尤重木蘭爲貞女焉。女教旣興。由呼蘭訖乎木蘭。遊木蘭者。東覽白楊。西眺石河。觀木蘭女學之盛。益崇拜木蘭之爲人。北遊海蘭。而黑河女學。中外相焜燿焉。其女子有能執槍禦鬚匪者。勇敢之氣。何莫非木蘭數千年後所遺留而發強剛毅。視梁夫人秦良玉兵略何如耶。宜其木蘭辭一篇。輝煌千古也。

遼史地理志以臚胸爲界論

王逢庚

辛生
武城

客有自歐洲入中國者。語主人曰。吾考臚濱地理。至克嚕倫河。及下游額爾古訥河。不禁恍然。遼之邊界與今日同矣。夫遼之幅員。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南至白溝。北至臚胸河。臚胸河卽今克嚕倫河。黑龍江上游大支流也。源出肯特山。流亘漠北。下與黑龍江合。實爲北方之天險。讀遼史者。鮮不曰。遼劃界於此。得地矣。國際之疆域有定。外以防他國之侵凌。內亦固一方之保障。雄略之主。可以長駕遠馭。而

守文之世。承平之日。彼此之界既分。不敢輕啓邊釁。如我中華與俄人分界。外興安嶺界碑屢徙。強鄰拓土開疆。不遺餘力。揆其心不難併吞滿洲。然越墾額爾古訥河。如天塹不能飛渡。又可見國界自有畛域。昔遼以臚胸爲界。殆以爲分界於此。易於辨別乎。果爾遼人之規畫。亦可謂善守矣。主人曰否否。遼以臚胸爲界。不徒善守而且善於進取也。事有緩急。要亦先圖其所急。臚胸以北。地當寒帶。物產不豐。卽得其地。獲利其能有幾。稱天府者中土也。定界臚胸。不過以北方諸部無爭地之知識。粗分疆域。卽可免後顧之憂。一意南向。不但燕雲山河。隸遼版圖。而且兵力東及朝鮮。則日本亦列於屬國。西征回部。則波斯亦稱藩納貢。俄人稱中國人爲吉代。卽契丹之轉音。遼之亡也。西遼有葱嶺。東西之地。猶埒於宋之南渡也。今黑龍江省以水爲天然之界。東西北三面皆界於俄。呼倫獨立。國界猶存。礪山帶河。何莫非遼之臚胸乎。強鄰環逼。虎視眈眈。引領臚濱。尙以固圉爲懷也夫。

臚濱形勢△以河爲國界△玉斧所畫△殆如宋人畫大渡河畫白溝河畫淮水也△國界

河流明載條約夾心灘地屢有競爭議論條達足以自抒所見。

遼太祖征室韋論

楊 喆 淑欽
博野

自古英雄以百戰創業。造攻之始。若成湯之征葛。西伯之戡黎。無不自近及遠。披闔
遼史。太祖之征室韋。先北征而後南伐。未嘗不嘆服太祖之雄略也。當其爲撻馬狝
沙里時。小黃室韋不附。太祖能以計降之。痕德堇可汗以太祖爲本部夷。離堇專征
討。連破室韋於厥及奚帥轄刺哥。俘獲甚衆。甲子九月復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
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於桃山下。遣
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會平原。旣至。四面伏發。擒趙霸而殲其衆。乘
勝大破室韋。明年七月。復討黑車子室韋。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康令德乞盟。太祖
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州。卽此以觀。室韋氏爲燕雲之屏蔽。遼太祖征室韋。盧龍
河東。皆以兵力救援。亦足以見燕雲亭障。室韋山無異長城。山脈與居庸雁門相接。
蓋當日室韋爲朔方大國。部落各異。散居室韋山。東西南北。幾包括呼倫貝爾之全。

境。及內蒙古東四盟。今日室韋廳之名。存於吉拉林一隅。距室韋山甚遠。當日八部之盛。不可考矣。鷹軍飛揚。討黑車子室韋。既破。於是室韋各部瓦解。室韋既墟。夷之以爲郡縣。遼太祖雖未得燕雲。而子孫卒得燕雲者。蓋造攻室韋。有以作之先聲。玄黃龍戰之野。今安在哉。太祖復遣偏師。討奚霫諸部。及女真之未附者。又親征西奚。部分兵討東霫部。版圖之廣。東際渤海。南暨白壇。西踰松漠。北抵潢水。豈非征室韋之餘烈。足以彰其雄略乎。

遼史部族多不可考。表志簡略。無圖說以資考訂。惟室韋山屹然蟠於嫩江之西。白鹿之貢。方物不殊。山脈綿延。形勝足據。持論根據正史。足擬顧亭林趙歐北異於文人之文。

遼道宗泛舟黑龍江論

趙秉良
蕪湖縣人

嘗聞南人善使船。北人善使馬。故朔漠部落。每誇騎射之雄。不及舟楫之利。蓋中國正北。蒙古高原。無長江大河以通舟楫。而中國東北。則唐時遼河已通舟師。讀遼史

道宗本紀。泛舟黑龍江。則北人亦使船矣。道宗之爲人。沈靜嚴毅。故能以北人而習泛舟。則其英明剛毅之氣。概可略見矣。黑龍江三字見於歷史。自遼史始。羣臣朝於黑龍殿。兵衛聚於黑龍門。可見遼人重視黑龍也。蓋北方以黑爲尙。龍沙之表。大江東橫。亦以龍爲名。遂於大江大河而外。爲東北鉅瀆。以朝宗於東海。河流通明所發達。如滿洲之起水濱。勝於蒙古之居大漠也。遼雖城郭之固。仍有部落之習。春夏秋冬之捺鉢。以時巡狩。內政嚴明。粲然可觀。豈徒往返流連乎。蓋亦注意邊方。規畫進取。非尋常巡幸也。吾茲有感矣。黑龍江在有清之初。爲中國之內河。咸豐以來。畫江爲界。而航權操自俄人。江上之燈塔浮錨。皆俄人所建造。東清鐵路公司。有商輪五十八艘。往來黑龍江。且上溯松花江及嫩江。入我內河。喧賓奪主。吾國雖有先登公濟。龍江輪船三數隻。何能敵其什一乎。嗚呼。長江輪船之利。怡和太古。實喧賓奪主。招商局之勢。且不敵日本社會焉。沿海外洋。更無論矣。擊楫黑龍江。障狂瀾者。其誰盱衡古今。發爲名論。

遼金興亡決於肇州一戰論

尙萬崑

肇州西

國之興亡。視乎一戰。勝負既決。勝乘者長驅而進。戰勝之威。民氣百倍。若秦兵挫於鉅鹿。莽兵挫於昆陽。一敗而不可復振。此兵家之定論也。不觀夫遼金興亡決於肇州一戰乎。且遼之建國二百一十九年。丁壯二十二萬六千七百。女真以滿萬之衆。崛起混同江上。阿骨打顧視不常。始有異志。寧江州之敗。天祚猶不介意。發契丹奚軍禁軍土豪以爲卒。任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以爲將。蕭嗣先之師大潰。七千驍健之士。而獲免僅十有七人。阿骨打既渡混同。捷於出河店。遂以肇基王迹之名。建設肇州。肇州既立。混同江以南。則賓州附入女真。乙薛之援兵不能救也。混同江以北。則鐵驪亦附於女真矣。天祚既丁未運。知阿骨打終爲後患。而不能先事豫防。外兵既集。內難先作。土崩瓦解而不可支。後世用兵而恃其衆以輕敵者。當取鑒於混同江之敗也。

摹寫不戢自焚之象。其文氣亦彷彿過秦。

遼金置總領官制論

孟憲成監周巴彥

有清宣統元年。巴彥州農人墾地。得古印曰總領之印。知州陳元慎。解送黑龍江行省公署。督撫命圖書館藏之。文案處以爲遼金古物。時葵蔭林子授文史於中學。引遼史百官志。北護衛府有總領左右護衛。司諸坊職名。有總領內外廐馬局。皆經常之官制。惟印文未列左右護衛。內外廐馬。未敢定爲遼代物也。金史百官志。都元帥府元光間招義軍。置總領使。從五品。正大二年。更總領名都尉。陞秩正四品。金史原文。更總領名都尉。不加使字。則當時總領使不用使字。直用總領之印四字宜也。由此可見總領古印。非遼時物。乃金代之物。正大二年。官名更易。品秩推陞。舊印廢而未銷。故流傳至今日也。江省近代。官制有總管。有協領。參領。總辦。總理。民國成立。而總統乃爲全國最尊之稱。然官制屢變。將軍印銷。省印司印。屢鑄屢銷。置官如棋。舉棋不定。未有如今日者也。局所學校。名稱變易。一歲三五易。有當時人士不能道其沿革者焉。撫茲古印。能無感乎。

此印存圖書館後爲蒲圻游渠伯攜以入關矣。文筆清潔超然入古。

金人建國白山黑水間形勢論

白 玉 藍田綏化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根據之地。保據險要。並驅中原。必有所恃以固其國。是以箕子建國。實依渤海之阻。契丹定都。尤重臨潢之險。乃能功耀當時。業傳後世也。若夫金人建國。則在白山黑水間者。其形勢可考也。夫長白山綿亘奉吉之間。藉資東北之屏蔽。黑龍一水。橫貫東西。實爲混同之流域。風土不殊中原。金人之都。適當其衝。故能以寡擊衆。十餘年間。崛起滅遼。今遊吉林阿城縣南四里。金上京會寧府故都。歷年發土。得北宋崇寧錢古鏡無數。近年又得六角石塔一截。上刊上京會寧府寶勝寺碑誌。字跡多已模糊。其他處別有殘碑一角。有斷句云。西眺辟雍。儒生盛於東觀。蓋有金太學之碑也。白山黑水間之文教。由斯一振。史載大定五年。令明安穆昆子弟各就大學。又製女眞字。專立女眞大學。金源當世宗時。文教漸興。今於夕陽禾黍中。讀此殘文。則知金源之興。雖曰人民尙武。地理之形勢險要可恃。然武備與文事

並進。有以致之也。豈徒恃山水之形勢乎。由此可見大學之重。豈祇金人而已哉。阿城因阿什河而得名。黑水悠悠。支流灌注。今阿什河爲鐵路所經。西達歐洲。東馳東海。吾益重其形勢。信乎金太祖之雄才大略。出乎百世之下。今俄人經營哈爾賓。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瓜分之禍。千鈞一髮。當烽煙告警之時。正當以白山黑水。爲捍禦外患之重鎮。庶可以保全領土於無替。否則猶欲不爲強鄰之蠶食者。是欲言而箝其口。欲行而裹其足。安可得哉。嗚呼。白山黑水之關係。顧不重耶。吾願東三省之偉人。其留意焉也可。

論史兼考訂金石發爲名論歸本大學識力有獨到處

龍江應正名農疆論

楊清漣

水心
龍江

古人仰以觀象於天。東方七宿。角亢低房心尾箕。謂之青龍。東方之國。乃以爲名耶。於是山則名龍山。江則名龍江。城則名龍城。鎮則名龍鎮。沙則名龍沙。泉則名龍泉。其陸行則控龍駒。水行則駛龍船。耶律完顏奇渥真愛清覺羅之興。則比於玄黃龍。

戰。有清撫有中國。則張龍旗爲國旗。於是黃龍之幟。遍樹黃龍府以北矣。雖然。龍爲四靈。比於麟鳳。古時洪水橫流。龍蛇起陸。有聖人起。驅蛇龍而放之。於是擾龍參龍者。不異今日乞丐之弄蛇焉。當時物理之學未明。以爲龍嘘氣成雲。能致甘雨。於是爲廟祀焉。黑龍江上。有龍神廟古刹。稱爲北方尙黑。陽德見龍。輪奐攸崇。迴殊茅茨。視黃河沿岸。大王將軍。幾無以異。今夷其地。改築醫院。而數百年古樹。猶見當年之信仰焉。其上古其龍舊國之遺墟耶。今者龍種旣滅。或譏爲想像之動物。或定天演所淘汰。龍旗旣倒。僅可爲博物院所收藏。龍字在昔日。可爲帝王之尊稱。今日但爲邊方之地名耳。耕田鑿井。爰居爰處。躬耕荒野。大利在農。與其名曰龍江。無寧名之曰農。疆彼龍之聽於神者。曷若農之聽於人耶。國家將興。吾於尙農。卜之矣。

者△ 開拓心胸△放大眼界△祛前古之迷信△啓將來之實利△將來農業大興△必有能正名者△

金源實利主義論

王吉陞

品三

金之爲物。其值鉅。其用廣。果能開採得法。取用不竭。可使民生富。府庫充。黃金世界。實利昭然。則不求足而自足。不求裕而自裕矣。巍巍乎完顏氏之起自女真。以金爲國號。非取金性堅固。永久不變耶。雖然。徒取嘉名。不求實利。亦復何益。大抵財政薄弱者。不能擴強國家勢力。金代文物美備。過於遼人者。讀大金國史。謂其國產金。有金源之稱。於是東北實利主義。亦重於世。則金源雖強。非富奚能驟致。觀金源之稱。始於遼史。中京有金源縣。因地有金穴故名。而金元皆因之。金源之名。不始於金。亦不止於金。然有金一代。獨以金源爲名。後世東北各地。開採金礦。益見金源蘊蓄於黑龍江上源者。如大江之導源。金沙挈大小金川。以爲支流也。荒野無人。寶藏深厚。披沙按磧。可獲巨利。若漠河、奇乾河、庫瑪爾河、寬河、嘉蔭河、都魯河。皆以產金爲名。足見河流與實利之關係。太平溝餘慶溝一區區支渠。黃金燦然。是我國爲產金最盛之區。無過於黑龍江省開採之始。由北洋招商。產金之額。較他省最優。未開採之金源。尙復不少。如漳、浪、河、寬、河之類。倘能一一開採。或需機械。或用人力。將見不數

年而財政即可充足。以之興學則教育普及。以之練兵則國防可振。是實利主義之效。遠勝於金源當日規模之隘也。

語皆徵實。迥異空論。

金兀朮築邊堡論

孫德鈞

梁街巴彥

嬴秦防邊之長城。自以爲防邊之良謀。金人起長城之外。防邊之謀。乃取法於嬴秦。嘻可異矣。始皇懼胡之亡秦。而胡不能亡秦。金兀朮敗於蒙古。無遠謀。以善其後。但逞一己之欲。爲無益之舉。勞民傷財。自以爲固國防。修守備於一時。而遺廢壘於萬古也。吾讀金史地理志。秦州邊堡。竊歎兀朮心雖有南進之策。而竟不慮東北路之民心未可恃也。當兀朮之侵宋也。慮蒙古乘其後。於是築邊堡以拒之。大定二十一年。世宗以東北路招討司十九堡在秦州之境。及臨潢路舊設二十堡障。參差不齊。遣大理司直蒲察張家奴往視。於是移刺敏言徙民逐水草以居。開壕塹以備邊。二百五十堡。成以勁旅。以今考之。以西布特哈之依佈齊南行。蜿蜒一線。直抵直隸圍

場。山西歸化城。塞外之邊塞。亦見尙武之精神。女真愛其國。欲爲子孫萬世之業。旣以戰爭進取。又以金城湯池爲守禦焉。豈知一旦敵至。衆志渙散。雖有邊堡。不能限戎馬也。吾遊邊堡。以西呼倫境內。亦有若斷若續之邊堡。爲沙雪所堙塞。意者其奚胡失海所經畫也。嗚呼。英格蘭蘇格蘭並時時。英人嘗築長城矣。日耳曼普魯士未統一時。德人嘗築長城矣。生靈塗炭。元元相戕。於斯已極。及世界小康。長城邊堡在境內者。其猶函谷劍閣。徒礙交通也。或曰。依秦州邊堡。爲鐵路線。則東清與張綏相聯絡。可節省土工最多。依長城。爲鐵路線。則由秦皇島直達肅州。尤北方交通之大幹也。惜哉。秦皇金世宗。擁其財力。安於閉塞。而無遠略也。

崇論閎議。足以開拓九邊。都成坦道。

成吉思汗破界垣論

張世耀

榮古
巴彥

汪古部落。本沙陀之英雄。沿陰山以至興安之嶺。實東西之天塹。南北之要衝。當其小役於大。弱役於強。新國崛起。舊國滅絕。成吉思汗席捲奈曼。併吞克埒。其乘女真

心墟。擣其巢而覆之者。於界垣一戰。基之矣。夫成吉思汗以幹難河之游牧種族。據黑龍江之上游。由弘吉刺以窺呼倫女真。徒塹山爲界。恃爲長城。豈知成吉思汗舉酒三爵。遂南出界垣。速不台輩以孤軍。奏捷阿刺兀里。剔吉忽里。爲金人守者。且爲成吉思汗之嚮導焉。今東清鐵路有成吉思汗車站。乃鐵路與邊堡相交之處。成吉思汗所以撫衆制敵者。其惟仁智乎。今日世界交通。於其破界垣之處。憑弔英靈。見高壘堅城。夷爲殘山剩水。若非仁足以使衆。役異族如同胞。智足以知敵人之動靜。虛實。覽山川於掌握。勇足以耐艱苦。冒險阻而無敵於天下。何能使赫赫濯濯之成吉思汗。比於亞歷山。得垂英名於千古不朽也。世界未交通以前。往往百里之國。土司酋長。各守其界。而太和嶺。蟠於欽察幹羅思之間者。實爲歐亞天然之界焉。速不台引兵繞寬田吉思海。鑿石開道。出其不意。使敵人俛首下心。一戰而降。揚威德。與成吉思汗所以能成大功。收大名者。蓋以智仁勇兼備。以進世界於大同者也。後之讀史者。欽其智仁勇。以爲中國之文教。莫盛於孔子。中國之武功。莫盛於成吉思。

汗。皆。大。同。世。界。之。聖。人。也。明。人。論。史。不。明。大。同。主。義。何。足。以。知。成。吉。思。汗。乎。

大。同。主。義。苞。舉。全。球。有。此。大。識。力。乃。能。受。此。大。題。目。

弘吉刺氏后德論

尹蓮峰

漢寧
武城

自古天下國家。非一人所能獨理。必需人以共理。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治平之道。始於修齊。有國家者。不但恃良臣賢相。贊襄治理。卽如久處深宮。遠在邊徼之女流。亦克有匡正國事者。歷代才德兼備。以婦道敦內治。如周之嬖妊。漢之馬鄧。宋之宣文。不愧女中堯舜。若元之弘吉刺氏。其后德亦可稱焉。呼倫西有弘吉刺。故城爲特薛禪。舊部有大功於元。生女世爲后。今西裝帽。有前簷。卽弘吉刺氏之遺製。成吉思汗之德。配名振歐洲。世祖之母對世祖之言曰。自古無千歲之國。勿使吾母子及見於此。帝令取宋府庫之物。后一視而返。宋后入都。不習風土。奏令宋后回江南。嗚呼。后之德。可上繼宋之杜太后。下啓明之馬皇后。相爲媲美也。或者曰。伊古來之婦女。嫉妬性成。雖有才能。不可與以參政權。例如呂后攝政。而漢祚幾衰。武韋

踐祚。唐室幾移。此非明證歟。詎知有其德則可以參政。無其德則不可以參政。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能輔世祖修內政。戡外亂焉。有清入關。聯姻蒙古。弘吉刺氏之裔。仍散布各蒙旗。內蒙古。科爾沁。已興女學。弘吉刺氏之德。亦可爲女學界中之模範矣。

今日女師範生有嫁蒙古賓圖王者。則知蒙古同化爲事。非難。文筆粹然可觀。

乃顏建國興衰論

朱占元 冠四

曠覽史冊。博稽輿圖。而幅幘遼闊。超邁古今者。惟元爲最。夫元太祖起自漠南。奄有中土。勤遠略以拓疆域。封大子弟以資鎮撫。謀慮豈非深且遠耶。太祖弟哈赤溫受封之地。實跨黑龍江兩岸。而訖乎庫頁島焉。蓋封建之設。勢也行古制也。封其子弟。不封他人。理也。建羽翼也。想當日之土宇。南越海表。北踰陰山。東遼左而西流沙。縱橫幾二萬餘里。再傳則兄弟疏數。而同姓遠。別里古台之裔孫。曰乃顏。建國黑龍江南。尤世祖所隱憂者也。况乃顏領東北各部落。其拓張元之版圖者。率皆種族複雜。

難於措置。最能耐寒耐戰。勇悍不羈。倘非行封建之制。則勢易渙散。難收臂助之功。既行封建。各守封疆。兄弟之國亦異國也。因宗室子弟當初得天下時。恐他人不能一心一德。則恃之爲干城。天下既定。視天下爲家。子孫萬世人人得以自私也。非爲民計。爲國計。爲後世計之長策矣。乃顏擁數千里之地。而不以爲安。乃叛亂爭奪。以取覆亡。中國聲威所暨。遂爲各部落所畏。至今過拜泉縣頭道溝。見乃顏故城。深惜其識見之卑且陋焉。語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乃顏之地。空虛無人。誰爲治理。賢如元太祖。徒恃其三五子弟。星散以置之國中。雖據重鎮。擁大權。其能有濟耶。故吾以爲封建之制。行之於上古時代。則可。若元時行封建制度。惟塞外洪荒。略似三代以上。猶可苟安。若夫荒萊旣闢。列爲郡縣。則當日泱泱大國。不過如齊楚秦晉。爲歷史上之陳迹。增後人憑弔之感也。

亡國之墟。最是論史者傷心地。讀書有得。文氣自適。

元封宗室享國永於漢室諸侯王論

孫應泰

祖劭
綏化

上古帝王建邦設都。分茅裂土。授之伯叔兄弟。剖符襲爵。用以樹屏翰藩籬。雖貴族專制。然每以猜忌之私。招相殘之禍。春秋之滅同姓。漢之七國。晉之八王。萁豆相煎。自剪羽翼。既削藩屬。遂搖根本。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也。吾讀史至先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不禁歎元太祖之雄略。上繼成周之盛業焉。當元太祖太宗之世。闢地既廣。乃分封其子弟於蒙古。曰阿窩台汗國。以阿窩台之子孫居焉。曰察合台汗國。以察哈台之子孫居焉。曰伊兒汗國。以旭烈兀及拔都之子孫居焉。鐵券告廟。裂土分封。宗室享國最爲長久。遠及歐東。俄羅斯。西亞。喇伯。其後有明光復九州。塞外猶爲元有。帖木耳跨有印度。稱大國焉。閱數百年。蒙智錮蔽。然游黑龍江上。哲里木盟。東部若杜爾伯特。若札賚特。若郭爾羅斯。溯其譜系。皆出於成吉思汗。考其疆域。可設一二縣治。無異三代以前之諸侯也。歷元明清享國之久。幾比於晉鄭魯衛。足見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共和以來。猶承優待。比於歐洲日耳曼貴族。法郎西舊爵。成吉思汗之澤長矣。

健筆秀挺結句尤爲得體

明永樂出塞親征論

孫承弼蓋誠
綬化

明太祖封燕王棣於北平。使之守邊。節制沿邊士馬。威名大振。率諸將出征。故深知塞外地理。及南征靖難而後。重器北遷。就黃帝涿鹿之阿。遼金元之故都。作茲新邑。殆以天子守邊也。八年二月。以北征詔天下。左右掖都督劉江督前哨。初次鳴鑿戎。再次威虜鎮。以橐駝載水給衛士。視軍士皆食。始進膳。更臚胸河之名。曰飲馬。敗阿魯台於幹南河。乃班師焉。二十二年。復命皇太子監國。發京師。次開平。威遠州。前鋒至答蘭納夫兒河。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里。勒石清水崖。次蒼崖戍。不豫。至榆樹川。大漸。嗚呼。明成祖之壯志。殆不在元太祖之下也。八年之役。用兵多有呼倫臚濱境。二十二年之役。用兵多有訥河布西境。蒼崖戎。卽今日之碾子山。答蘭。今爲札蘭屯。納木耳。今爲諾謨爾。明成祖親征之地。惜未置重兵以鎮之。移農兵以實之也。殆明永樂以遼之南京。金之中京。元之大都。爲北京。南人視北京如拱北極。而不更思其

北也。

氣盛詞充筆鋒廉悍。

明棄三衛論

趙子元

善唐
巴彥

明初邊備。東起遼東。訖於東海。而大寧。而開平。而宣府。而豐勝。而大同。而寧夏。而甘肅。東西延亘。指臂相依。邊卒之數。不逾四十萬。較之宋人備西夏一隅。猶七十萬者。蓋倍蓰也。自大寧既失。開平興和又棄。東勝復捐。於是殘缺之形。日以滋。明之邊局。危而大局遂危。嗚呼。三衛者。明室之北門。筦鑰也。東扼醫闔。西連杭愛。橫亘數千里。地勢雄偉。可稱天險。豈可輕棄以資敵哉。建文之際。燕王秣馬礪兵。襲取太寧。席捲朵顏三衛之地。歸併於燕。燕王得坐鎮北平。修守戰之具。越淮渡江。遂陷金陵。前清之有東三省。視明之三衛。爲重。然奉天存而旅順大連已畫。爲租地。吉林存而東海庫葉已割於鄰境。黑龍江存而阿穆爾外興安嶺已淪爲異域。嗚呼。明棄三衛之重鎮。清棄三省之巖疆。覆轍相尋。何相似也。遊訥河之東。陟朵顏之山。得朵顏衛古印。

知龍江之形勝膏腴。無逾訥河者。二百年來軍府人物。無盛於訥河者。知古人建設。朵顏衛得地利矣。願我國民。身任國家政治之重者。慎毋再以至大至重之利柄。授之人也。

雄奇多大略是陳同甫一流

明人用兵黑龍江流域論

崔嵩中嶽龍江

黑龍江導源於奎騰山。蜿蜒東北流。長五千里。次於揚子江。而大於黃河。爲塞外第一巨瀆。流域之廣。支派之多。交貫內外兩興安嶺之中。以放諸東海。庫葉一島數倍於崇明。乃見其所挾泥沙。積而成陸。俄人謂之薩哈連。日本人謂之樺大。實清朝一統圖之庫葉。而明人則謂之苦夷。今走俄之東海濱。至廟爾市。有岩石陡出。下臨江流。二碑屹屹。雖風雨摧殘。星霜剝蝕。而有明一代兵力所至。不啻漢勒燕然。唐服黑水也。蓋奴兒干國。其民吉列迷與苦夷諸種。雜居五穀不生。非舟莫至。洪武之際。遣使而未通。迄永樂年。遣內官亦使哈等。率軍官三千人。巨船四十五艘。至其國。以撫

諭之。設奴兒干都司。後亦失哈同指揮康政。牽軍官二千。巨船五十。再至其地。而明史未載。惟兵志第言其略而已。嗚呼。有明師船東發。浮江泛海。以征苦夷。可謂遠矣。誰謂明人北境以開原鐵嶺爲限耶。萬季野以吉林船廠爲永樂造船處。其信然乎。亦失哈之探險。北海無異三保太監探險西洋。惜哉。能得其地而不能興地利。以殖民。是以不若西班牙葡萄牙之探新陸。繞地球也。

目光如電筆力如椽。洵龍城之健士。

屯河衛形勢論

黃文燦 景奎 龍江

明史兵志。奴兒干都司。屯河衛故城。在湯原縣境。湯旺河。或名吞吟河。卽屯河也。發源於屯湖。其流域之遠。略比於呼蘭河。若在內地。可設十縣。今於伊春河之源。擬設春源縣。鶴立岡之東。擬設鶴岡縣。他日分治。可化狩獵場爲隴畝也。松花江黑龍江合流之處。爲黑龍江省最東之地。屯河境內之形勢地也。且河以屯爲名。意者其明人屯兵之地耶。內地之村落田莊邊地。則謂之屯堡。屯河屯湖。其屯田之遺址耶。雖

今日地曠人稀。數百里地。不滿萬人。然農礦既興。移民斯集。吾知他日之屯集。必有百倍於今日者也。易之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今湯原縣草創之始。漁於梧桐河。獵於烏謨嶺。伐木於神仙磴。採礦於都魯溝。鑿山通道。架長橋。十處設渡。船十處爲興。東通腹地之咽喉。誠哉形勢之地也。吾欲於湯原春原鶴岡之外。再擬設七縣。曰花市。曰柳河。曰札里。曰巴蘭。曰延東。曰蘿南。曰都魯。以俟後之君子經綸之。庶幾乎雲雷之盛業也。

左圖右史酌古準今。洵教育界後起之秀。



勘誤表

面數	行數	字數	原誤	改正
五	六	三	黑	墨
六	四	三十一	源	原
十八	二	廿四五	瓊瓊	瓊瓊
廿五	五	廿三	固	國
三十九	十	十八	戎	戍
同	十一	六	諾	訥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初版

龍江史論 定價二角



選定者 閩侯林傳甲

編校者 木蘭宋秉仁

印刷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 奎垣學校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

449926
1/

奎垣學校出版

孔教救國編 二角

魯論救國策民主古義孔門雄辯學音樂學社會物理學等十種

龍江詩集 二角

古今體詩皆奎垣近九年來所著門人崔嵩校錄

龍江詩選 二角

奎垣選近人詩關於龍江風教者為後學範以補國風之缺

重訂黑龍江鄉土志 三角

原板已印行七千部今民國制度革新邊方開拓益繁特重加訂正出版

黑龍江教育狀況 三角

凡教育行政學校教育經費職教員社會教育近十年狀況大端悉備

龍江進化錄 三角

凡農墾工藝商埠交通一切進化之事分類臚列凡一百章

奎垣學校編輯各書

龍江舊聞錄 龍江遊記

龍江唱歌集 龍江讀本

龍江植物學 龍江文徵

龍江政治論 黑龍江礦務要覽

龍江商品學 鄂倫春風土記

龍江鄉賢傳 東蒙風土記

龍江風土記 女子實踐倫理學

龍江農話 中國女子歷史

龍江童話 龍江講演集

龍江戲評 黑龍江各縣地志 每縣一册

龍江鼓兒詞 未來黑龍江